开国将军的『希望』

管苏清

三十多年前就想拜谒安徽金寨县。在霏霏夏雨中,终于如愿以偿。其是全国闻名的将军县,有59位开国将军,被誉为“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我在南京军区机关工作时,很幸运见过其中的詹大南将军。他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国字脸,浓眉大眼,身材魁梧,虎虎生威。

詹大南将军16岁参加红军。历经战火锤炼,1950年,詹大南已任二十七军副军长兼八十师师长。同年11月4日,二十七军随九兵团渡过鸭绿江,踏上了抗美援朝战场。因时间紧急,九兵团先头部队穿着南方的薄冬装,在寒风中迅猛奔赴到了朝鲜长津湖地区。时值朝鲜50年一遇的寒冬,九兵团冒着严寒,布下一个口袋阵。美军两大主力——陆战一师和美七师随即进入了这个口袋。九兵团毅然向美军发起进攻,拉开了整个抗美援朝中最惨烈的长津湖战役序幕。

二十七军是华野头等主力,作为九兵团的尖刀,一刀砍向了美军王牌团——北极熊团。经过五天惨烈的恶战,全歼北极熊团,这一仗成为抗美援朝的经典战例。此战志愿军主将就是詹大南。战士们在打扫战场的时候,缴获了北极熊团的团旗,这面敌军团旗如今存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1952年10月,詹大南随二十七军轮岗回国。凭着一身赫赫战功,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詹大南将军生活一直非常简朴。我和将军的子女熟悉,20世纪90年代中期去过他家,屋内陈设俭朴,令人难以置信。电视机是一台旧式18英寸彩电;家具没有一件是新的,用的是几十年前部队配发的营具。

多年前,他回老家金寨县看望百姓,看到当地的学校简陋,于是动员家人捐款,要给金寨县建一座小学。全家人都表示支持,但捐款10万元谈何容易。结果老将军夫妇拿出积攒多年的4万多元,子女每家你1万元他5000元,捐了5万多元,他的侄女一家也捐了2000元,才凑齐了整整10万元。

希望小学建成了,金寨县委、县政府拟将这所希望小学命名为“詹大南小学”,老将军坚决不同意。县里又将校名改为“将军小学”,他还是不同意:“不行,不行!共产党人就是为人民做事的,不图名不图利,希望小学就是希望小学,要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他为学校题写了校名——金寨县杨桥希望小学。此外,他还设立了奖学基金,先后在自己战斗过的地方资助了50多名失学儿童,为希望工程贡献力量。

2020年11月,詹大南将军以寿高105岁辞世。矗立在岁月中的金寨县杨桥希望小学,依然默默地培育着一批又一批的莘莘学子。

再见了大别山,“山山岭岭唤我回,一石哟一草把我留。啊哎再看一眼大别山,万般情思胸中收……”我们拥有的岁月静好,是有人负重前行,开国将帅的精神已融入这片神奇的土地。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怀念乐黛云先生

陈丽杰

近日,一直有朋友同我说乐黛云先生仙逝的事,我每每忍不住流泪。乐先生是著名学者、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拓者、奠基人,真舍不得她。

7月22日,我去北大医院看望了乐先生。此前金丝燕老嘱咐我:“多和她说话……告诉她,秋季我能回去看她,接她到我家住。”当我把金老师的叮嘱和乐先生说完时,先生眼角竟然涌出了泪滴。那时,她已经依靠营养液约半个月,脸色、体温还好。我摸着先生的脸、额头、手、胳膊和小腿,默默祝福,祈愿她带来奇迹。离开病房前,我和乐先生的弟子张锦、张洪波、张冰老师一同帮她翻了身,把手从腋下轻拉出来,检查输液线有没有缠绕脖子,然后和她道别:“乐老师,再见。”

25日,我问张锦乐先生近况,还感慨地说:“乐先生能坚持这么多天,一定是想和女儿多亲近,想和我们多亲近,她那么热爱生命、爱我们大家啊。”

之前,我们知道乐先生很难康复了,以为她给了我们充分的告别时间,一旦离去我们不会那么难过。但是,27日早上当收到信息时我仍止不住流泪。

不禁回想起我给乐先生出版《汤一介 乐黛云:人生三书》(简称“三书”)让我流泪的几件事。

我一直追求阅读和出版大家文章,他们对生活、他人、自我以及学术的真诚深深打动着我、吸引和引领我,想把他们的治学精神、对人和对人世的态度分享给更多的人。因为金丝燕老师,我认识汤一介和乐黛云两位先生快20年了,但一直没见过面。我一直想做汤、乐两位的作品。2021年8月13日,我再次翻阅《探索人的生命世界》和《哲学与人生》,看到汤先生在《我们家的儒道互补》一文中提到《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出版以后,他们计划为青年写一本总结自己人生经验的肺腑之作。然而,他们分别因为《儒藏》《比较文学一百年》忙碌而未完成。读到这段文字,我立即给张锦发去两书封面,我问:“我可以再做两本书吗?文章重新选一下也重新起书名。”“好的,你发给我,我给乐老师看一下,她同意就可以。”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学者张锦是乐黛云先生最后一位博士生。我一直记得她说:“乐先生那时已经快80岁了,她跟我说年纪大了,可能在功利的事情上帮不了我多少,可是我们可以一起尝试为人类做些好事。”“最近读了什么书?”九十多岁的乐黛云与弟子们相见时,最常聊起的话仍是这个。一生师者当如是,嗜书如命,爱才如命。

我发去了策划案并顺利和乐先生签约“三书”。直到2023年6月才做到印前,我拜托张锦请乐门弟子及师友给“三书”写推荐语。张锦将程巍老师这段文字念给乐先生时录了音,我听到时眼泪瞬间涌出眼眶。——“我们这一代人已支离破碎,失去根基,纷纷老于世故,在清澈的老一辈面前是有愧的。‘三书’辑录了一个世纪的回忆片段,而作为读者,我们只有通过这些文字在自己身上复活这个似乎已成往事的漫长而复杂的世纪,与它一起呼吸,荣辱与共,才会理解,那种百折不挠的理想主义(或者说浪漫主义)能够与智慧、谦逊和宽容如此奇迹般地、持久地结合在一起,是多么不易——更有经历的读者会在每一页文字后面读出‘爱’。”我被乐先生的清澈、纯真、认真打动;也被她与学生之间的亲密和爱感动,更为乐先生有底气的、大气的、中正的、有生命力的声音所感染和震撼。

11月29日,“三书”印好了,张锦陪我们去北大乐先生寓所送样书。乐先生身着红花袄,眼神清澈,皮肤白皙,声音洪亮,93岁的乐先生活成了9岁可爱的小女孩。说话间,她女儿从室外回到房间,乐先生问我:“女儿长得像我吧?”乐先生的女儿三年没能回国,先生也挺孤独的。我又一次,泪盈于睫。

“三书”雅集活动温馨真挚而圆满。乐先生的学生达敏和程巍讲他们读研究生的经历。先生教书、育人、助人;先生之心、之情、之风,令我感佩万千。苑天舒和柏华老师边讲边哭,我也跟着落泪。

今年3月8日,我们去拜访乐先生,先生还好好的,喜气洋洋的。虽然交流时间不长,但给了我们定力和能量,让人感觉心底宽阔而安慰。

每次见过乐先生,心中都升起要好好珍惜当下和爱的感情,也提醒自己应该竭尽全力做事情,正如乐先生说的:“生命应该燃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

无题

牧 夫

一塘细柳弄清姿,
月色红荷正放时。
我寄愁心千里远,
素词梦里赠兰夕。

浮生一日凉 (中国画) 忘川山人

精确雅致 娱目清心

——读郑逸梅《花果小品》(增订本)

顾 农

文史随笔大家郑逸梅(1895—1992)先生的名著《花果小品》先前数十年间曾印行过几次,深受读者爱重,而如今已经不大容易找到。最近中华书局新出了此书的增订本,赶紧取读一过,多有收获。

现在的人大抵生活在单元房里,干活则在工地、车间、办公室、写字楼等处,同大自然丰富多样的花草树木比较疏远;假日里偶尔到公园、湿地走一走,为的是透气养神,对那里的种种植物大抵无暇细看与研究。有专家用类书式的结构写成系列短文,谈谈知识掌故,博引前人诗词,抒写闲情逸致,是非常有益有趣的读物。

郑公逸梅的书一向畅销,他这部《花果小品》抗战前夕有过中孚书局初版,后来则有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和中华书局2016年版;现在这一版的特色之一在于多有增补,在原书的一百多篇之外,又录入了散见于旧时各种报章书刊的同类文章四十余篇。他关于花果的小品可以说悉数在此了。这足以成为明年老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年的提前贺礼。

这本书在印成之前经过了严谨的校勘,文字精确可信。郑公的孙女有慧女士在代序中对于编辑的辛劳表达了深沉的谢意。我读此版书也深感编校水平甚高,如《樱桃》条下有云:相传安禄山好为韵语,尝作樱桃诗曰:“樱桃一筐子,半青一半黄。一半寄怀王,一半寄周贽。”或请以四句作第三句,易之则协韵矣。禄山怒曰:“岂可使周贽居上压吾儿耶!”(本书编者注:据唐姚汝能撰《安禄山事迹》、丁用晦撰《芝田录》,樱桃诗当是史思明作)(第187—188页)

安禄山与史思明乃是盛唐末年反叛朝廷的军阀,一度颇获局部之胜,于是史思明称帝,又将儿子史朝义封为怀王,周贽则是该伪政权的宰相。所以这首诗不可能是安禄山的作品,而必出于史思明;但过去有些笔记短书如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等一再说此诗是安禄山的恶札。安、史原为一丘之貉,大家也就不去细分了;郑公这里要谈的是樱桃,引出此诗只不过是涉笔成趣而已,于是也就只说“相传”如何;而增订本责任编辑胡正娟女士为了核对引文博考文献,查明这四句打油诗的著作权属于史思明。

《花果小品》原有若干插图,现在更由郑有慧女士新添了许多关于花果的小品画,赏心悦目,玲珑可爱。全书印订雅致,图文并茂,一册在手,娱目清心,足以消此炎暑永昼矣。

蝉音如诉

刘锦涛

七月的某一天晚上,我住乡下。至晚仍热浪滚滚。空调机打不开。于是,开窗。

风等在窗口,迫不及待地扑了进来。漠然而坐,突然静下心来。远处近处,有星星点点的灯火,把夜的纯黑稀释成深灰色。

蝉音随风,向我涌来。

蝉藏在夜的深处,只闻其声,但我知道鸣蝉的尾巴是撅着的,被两叶对称的翅翼覆盖。这个夜晚,它们正在卖力地、用不歇的吟唱度过最后的、最美好的时光。

蝉会不会在夜晚鸣叫?朱自清著名散文《荷塘月色》中说:“月光如流水一般……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后来有人质疑,说夜晚的蝉不叫。想想真是可笑。在鸣蝉吟唱的季节里,让质疑的人来乡下住一晚就全明白了。

汪曾祺有散文《夏天的昆虫》,说蝉大别有三类,一种是“海溜”,最大,色黑,叫声洪亮。这是蝉里的楚霸王,生命力很强。一种是“嘟溜”,体较小,绿色而有点银光,叫声也好听:“嘟溜——嘟溜——嘟溜。”一种叫“叽溜”,最小,暗赭色,也是因其叫声而得名。

汪的家乡高邮距我的崇明不远,高邮之蝉,或应与崇明之蝉相似吧。

那个夜晚,听蝉鸣,细分三种蝉的不同叫声。

“隐了”,其声最细,尚属蝉中童子,细细的长音里有孩童的天真,是撒娇之声,是无赖之声。贴在杨树枝干上的身子,几乎与树皮同色。“隐了”,有一个出世的名字,“隐”便是“了”,却总是心有不甘,于是细声锐气地呐喊。这一喊,又原形毕露,废了一世英名。这是成长的烦恼,长大了,成熟了,自然会明白,隐还是不隐,隐了便了(liao)了。

“叶斯它”是妖娆的,披一件绿袄,在绿树上搔首弄姿。它知道自己的美,所以顾影自怜,鸣叫起来转转弯弯,仿佛眼前有千百条路,却山重水复,永远到不了想去的远方,因此哀怨,伤心落泪。“叶斯它——”,它的叫声有多重音节,有令人心酸的媚态,真是心比天高,但依然只是一只漂亮的蝉。

相比之下,大知了叫起来直截了当,了无悬念,是横着嗓子的,如一个莽汉的呼喊,不是鸣叫,是吼,初听,粗且蛮,听久了,便听出了腔调。莽汉打了一天的工,回家了,煮一壶崇明老白酒,猛喝一口,闭着眼睛长叹一声。这一声长叹是劳累后的腰酸,是经年的伤痛,也是痛痛快快地宣泄,好像告诉你,痛就痛吧,酸就酸吧,生活本来就是如此,一杯浊酒,一宿酣睡。

三种蝉声纠集在一起,仔细分辨,却是各唱其调,不相融合。粗憨,婉转,作态,三种蝉声,各自表达,听者如我,如你,便有各自不同的感觉。蝉鸣仿佛是入世的,之苦,之乐,之恼,尽在声嘶力竭的表达中;也仿佛是出世的,我行我素,旁若无人。

三种蝉,叫法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一旦被人抓住,顷刻乱了阵脚,歌声失了真情,只能发出短促的悲音,是无可奈何的挣扎之声。

那个夜晚,我睡在乡下那张老旧的床上,想象那些蝉,在香樟树上,桂花树上,冬青树上,豆梗上——所有隐秘深处,都是它们快乐的家园——自由吟唱,为所欲为。我在绵绵的蝉鸣声里睡去。恍惚中,有一种飘浮感,身轻如羽。摸摸身上,摸摸这具尚有温度的肉身,心里疑惑,不知它打何处来,将往何方。那个夜晚,睡在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睡得很沉,忘了失眠,忘了梦游……

不知何时,蝉声已止。

不知何时,天已大亮。

海派才女的魅力

鱼 丽

去秋,承炎黄文化宣讲团团长赵宏的邀请,我结合自己的出版与写作经历,在长宁图书馆作讲座,谈了对海派文化中优秀才女的认识。

为了讲好这一主题,我选取了上百幅图片,分别从作家、画家、名媛三个方面介绍了九位优秀才女。“别样佳人,灼灼其华”,讲述杨绛、赵清阁、施济美三位作家的人生经历与写作成就。“风华闺秀,素心如月”,讲述陆小曼、周鍊霞、陈小翠、江南蘋四位画家的人生经历与才绘往事。“旗袍名媛,优雅人生”,讲述张幼仪与严幼韵两位名媛的人生经历与风华往事。

通过丰富的图片展示和生动的讲解,听众了解了九位才女的逸闻佳事:杨绛曾经在长乐路蒲园住过;赵清阁与梁实秋、张恨水、梅贻琦等人的交往;施济美与俞允明的悲情爱情往事;陆小曼拜贺天健学画的经历;周鍊霞与洪丕谟的医药情缘;陈小翠与施蛰存有一段儿女因缘;江南蘋被称为“槐堂女弟子”;张幼仪成为一名教育家的经过;严幼韵与姐姐们捐钱用于建设金陵女子学校医院……同时也了解到九位才女非凡的才华与成就:杨绛在上海处于“孤岛”期间的戏剧创作成就;赵清阁笔耕勤奋,著述达27部作品;施济美创作的《莫愁巷》曾被拍成香港电影;陆小曼成功转型为中国画院画师,画作拍卖高达30多万元港币;周鍊霞不仅是名画家、词人,也是有自己风格的新文学作家;陈小翠少年早慧,十三岁作有《银筝集》……我还讲到上海博物馆的幼韵茶坊,是以严幼韵命名捐赠的;江南蘋与陆小曼在北平有一段闺蜜情,以及她曾在张园居住过等鲜为人知的细节。

从这些优秀女性的身上,能够看出海派文化的丰富性、多元性。另一方面,海派文化的开放、包容,也使这些女性更加成熟、成长。通过讲述“海派文化视角下的才女风景”,我进一步感知到与海派文化血脉相连的优秀女性的魅力,与读者一同获得丰厚的精神滋养。

十日谈

心静自然凉

责编:殷健灵

明日起请看一组《看展在上海》,责编沈琦华。